



二十世纪百大英文小说

〔爱尔兰〕

詹姆斯·乔伊斯 - 著

许亮 - 译

# 一个青年 艺术家的 画像

*James Joyce*

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 
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



〔爱尔兰〕詹姆斯·乔伊斯◎著

许亮◎译

## 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

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 
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

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

---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 / (爱尔兰) 詹姆斯·乔伊斯著; 许亮译. — 北京: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, 2021.4

(20世纪百大英文小说)

ISBN 978-7-5682-9596-3

I. ①一… II. ①詹… ②许… III. ①自传体小说—爱尔兰—现代  
IV. ①I56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21) 第042329号

---

出版发行 /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

社 址 /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5号

邮 编 / 100081

电 话 / (010) 68914775 (总编室)

(010) 82562903 (教材售后服务热线)

(010) 68948351 (其他图书服务热线)

网 址 / <http://www.bitpress.com.cn>

经 销 /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 / 保定市中国画美凯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/ 880毫米 × 1230毫米 1/32

责任编辑 / 田家珍

印 张 / 8.875

朱 喜

字 数 / 183千字

文案编辑 / 朱 喜

版 次 / 2021年4月第1版 2021年4月第1次印刷

责任校对 / 刘亚男

定 价 / 46.00元

责任印制 / 王美丽

---

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拨打售后服务热线, 本社负责调换

James Joyce

1916

阅读·时光

READING TIME

我将去面对无数的现实经历，在我灵魂的作坊里打造我的民族所不曾有过的良心。

## 第一章

从前，在一个好日子里，一头奶牛哞哞地叫着，沿路走了过来。途中，遇见一个漂亮的男孩，他的名字叫宝贝塔库……

他父亲曾给他讲过这个故事。父亲透过单片眼镜看着他，脸上毛发很多。

他就是宝贝塔库。哞哞叫的奶牛从贝蒂·伯恩家附近走来。贝蒂家卖柠檬棒棒糖。

哦，在那片小小的绿地上，  
野玫瑰正在盛放。

他总唱这首歌。这是属于他的歌。他奶声奶气地唱着：

哦，绿色的玫瑰在森放<sup>①</sup>。

---

① 本意为“绿色的玫瑰在盛放”，作者为表现斯蒂芬孩童时期的奶声奶气故意用错词，故译文作此处理。

每次尿床，起初是热乎乎的，慢慢地就凉下来。母亲会铺上一块油布。这油布有一种怪怪的味道。

母亲身上的气味比父亲好闻多了。她会用钢琴弹奏水手角笛舞曲，让他跳舞。他跳了起来：

哒啦啦，啦啦，  
哒啦啦，哒啦啦嗒，  
哒啦啦，啦啦，  
哒啦啦，啦啦。

查尔斯叔公和丹蒂为他鼓掌。他们比他父亲母亲都要年长，查尔斯叔公比丹蒂大。

丹蒂的柜子里放着两把刷子。绛紫色绒背那把代表迈克尔·达维特<sup>①</sup>，绿色绒背那把代表帕内尔<sup>②</sup>。每次他帮丹蒂拿纸巾，丹蒂总会给他一块口香糖。

万斯家住在七号。他们有自己的父亲母亲，艾琳的父亲母亲。长大后，他要跟艾琳结婚。为此他曾躲到桌子底下。他妈妈说：

——哦，斯蒂芬会道歉的。

丹蒂说：

——哦，要是不道歉，老鹰就会来啄掉他的眼睛。

---

① 迈克尔·达维特（1846—1906），爱尔兰民族运动领袖，于1879年创立爱尔兰土地联盟，与帕内尔同为该组织重要领导成员。

② 查尔斯·斯图尔特·帕内尔（1846—1891），爱尔兰民族主义者，自治运动领袖，1879年与达维特一起创建爱尔兰土地联盟并任主席。

啄掉他的眼睛，  
快道歉，  
快道歉，  
啄掉他的眼睛。

快道歉，  
啄掉他的眼睛，  
啄掉他的眼睛，  
快道歉。

\*

宽广的操场上，成群的男孩子们跑来跑去。他们叫喊着，级长们<sup>①</sup>也大喊着为他们加油。傍晚的空气阴沉而清冷。这些踢球的孩子每猛冲一次，砰的一声将球踢出，油兮兮的皮球就会像一只大鸟一样飞过灰暗的天空。他在自己年级<sup>②</sup>队伍的最边上，躲过级长的视线，也避开孩子们的飞脚，时不时地假装跑动几下。在这群踢球的孩子中间，他感觉自己矮小瘦弱，眼睛看不太清楚，还总是流泪。罗迪·基卡姆可不是这样，大家都说他能当三年级的队长。

罗迪·基卡姆为人不错，而纳斯迪·罗什则是个讨厌鬼。罗迪·基卡姆有一双护胫，上边标着他的号码，食堂里有他的一个筐子。纳斯迪·罗什长着一双大手。他把星期五的布丁叫作裹着毯子的狗。有

---

① 协助老师管理低年级学生的高年级学生。

② 在该学校，13岁以下为低年级，13~15岁为中年级，15~18岁为高年级。

一天他问道：

——你叫什么名字？

斯蒂芬回答：斯蒂芬·迪达勒斯。

接着纳斯迪·罗什说：

——这是个什么名字？

没等斯蒂芬回答，纳斯迪·罗什又问：

——你爸爸是干什么的？

斯蒂芬回答：

——他是个绅士。

纳斯迪·罗什又问：

——他是法官吗？

他在自己队伍的边上慢慢挪动着，偶尔小跑几步。他的双手已经冻得发紫，于是把手插进扎着皮带的灰色上衣口袋里。口袋上绕着一圈皮带。这皮带也可以用来打人。有一天，一个学生对坎特韦尔说：

——小心我用皮带抽你。

坎特韦尔说：

——有本事找个厉害点的，去抽塞西尔·桑德尔呀。让我见识见识。他肯定踹你屁股一脚。

这话可不大好听。母亲曾告诉他，别跟学校里的野孩子说话。母亲真好！上学头一天，在城堡式的学校大厅里跟他道别时，妈妈掀起面纱，露出半个脸，亲吻了斯蒂芬。她的鼻子和眼睛都红红的，快要哭了。他假装没看见。母亲挺漂亮的，可哭起来就没那么好看了。父亲给了他两个5先令硬币做零花钱。父亲告诉他，如果还需要什么，可以给家里写信，还说无论做什么，都不要告别人的密。在校园门口，

校长跟他父母握了握手，法衣在微风中轻轻摆动着。车子载着父亲母亲走了。他们在车上挥着手，大声喊着：

——再见，斯蒂芬，再见！

——再见，斯蒂芬，再见！

他被卷入争球的混战中，只好弯下腰来，透过一条条腿之间的缝隙，怯怯地看着那些闪烁的眼睛和沾满泥土的靴子。他们叫嚷着，又踢又踹，抢成一团。只见杰克·劳顿的黄靴子把球带了出来，其他人赶紧追了上去。他跟着跑了一小段就停了下来。再往前跑也没用了。很快就能放假回家了。晚饭过后，他要去自习室，把贴在桌子日记子的数字从 77 改成 76。

在自习室待着要比在外面挨冻好很多。天空昏暗、清冷，校舍却有点点灯光。他想，当年汉密尔顿·罗恩<sup>①</sup>是从哪扇窗户把帽子扔到了矮墙上，当时窗户下面有花坛吗？有一天他去校舍，校工带他看了看当年士兵们在木门上留下的弹痕，还给了他一块教员们吃的酥饼。校舍的灯光让人感觉舒适又温暖。这场景像一本书里写的一样。可能莱斯特修道院就是这样。康韦尔神父的拼写课本也有漂亮的句子，像诗一样，但只是用来学习拼写的句子。

沃尔西死在莱斯特修道院，

修道院院长们将他埋葬。

溃瘍破坏植物，

肿瘤祸害动物。

---

① 汉密尔顿·罗恩（1751—1832），爱尔兰爱国主义者，1794 年为躲避英国士兵追捕躲进来，并把帽子丢到窗外的矮墙上迷惑英国士兵。

躺在壁炉前的地毯上，头枕着双手，想想这些句子，真舒服啊。他身上一阵发抖，好像浑身沾满了冰凉的泥水。韦尔斯太坏了，只因为他不愿意用小鼻烟盒换韦尔斯那个打败过 40 个对手的干栗子<sup>①</sup>，就把他推进尿池子里。那里的水好冷、好脏啊！有人曾经看见一只大老鼠跳进尿池的浮渣子里。妈妈和丹蒂一起坐在壁炉边，等着布里吉德把茶端来。她的脚搭在壁炉的围栏上，镶着珠宝的拖鞋烤得暖烘烘的，散发出温暖迷人的气味。丹蒂知道很多事情。她曾经告诉他莫桑比克海峡在哪里，美洲最长的河流是哪条，月亮上最高的山叫什么。阿诺尔神父比丹蒂懂得更多，因为他是神父嘛。不过爸爸和查尔斯叔公都说丹蒂是个聪明又博学的女人。每次丹蒂吃完饭用手捂着嘴，发出那种声响，准是又烧心了。

操场上远远地传来一声喊叫：

——集合了！

接着，中年级和低年级那边也喊了起来：

——集合了！集合了！

队员们围拢过来，满脸通红，浑身是泥。他也在中间，很高兴要集合了。罗迪·基卡姆拎着装皮球的油兮兮的网袋。有人问他要不要再踢上一回合，他没有理会，径直往前走。

西蒙·穆南叫他别踢了，因为级长正看着呢。那人转向西蒙·穆南说：

——我们都知道你为什么要多嘴。你就是麦克格莱德的小吸溜<sup>②</sup>。

---

① 一种用干栗子相互撞击的儿童游戏。

② 原文为 suck，马屁精的意思，下一段中作者用 suck 描述声音，故译文作此处理。

吸溜是个奇怪的词儿。那人这么叫西蒙·穆南，是因为西蒙·穆南曾经跑到级长背后把他的假袖子<sup>①</sup>系到一起，级长则装出发怒的样子。但是，这个词儿实在太难听了。有一回他在威克洛酒店卫生间里洗手，洗完后父亲提着链子拔起了塞子，脏水顺着盆下边的洞流了出去。盆里的水快要慢慢流干时就会发出那种声音：吸溜。不过声音更大一些。

想起这些场景和卫生间的一片煞白，他不由地感到冷一阵热一阵。酒店里有两个水龙头，只要一拧水就会流出来，有冷水，也有热水。他先是感觉凉飕飕的，接着又有些热，仿佛看见了水龙头上印着的牌子。真是太奇怪了。

走廊上的空气也让他感觉凉凉地。那空气怪怪的，湿漉漉的。不过很快汽灯就会燃起来，汽灯燃着的时候会发出一种声音，像轻声歌唱一样。只要娱乐室里的学生们安静下来，就能听到，总是如此。

该上算术课了。阿诺尔神父在黑板上出了一道很难的算术题，说：

——现在，我们看看谁会赢？开始吧，约克队！开始吧，兰开斯特<sup>②</sup>队！

斯蒂芬努力地算着，可是那道题实在太难，他有点晕了。胸前别着的白玫瑰丝绸小队徽开始颤动起来。他算术不太好，为了不让约克队输，仍使劲地算着。阿诺尔神父脸黑黑的，不过他并没有发怒，还在笑呢。杰克·劳顿啪地打了个响指，阿诺尔神父看了看他的本子，说道：

---

① 级长袍子肩上的带子。

② 约克家族和兰开斯特家族是英国历史上两大家族，族徽分别是白玫瑰和红玫瑰，1455—1485年间，双方为争夺王位发起了一场“玫瑰战争”。

——正确。兰开斯特队好样的！红玫瑰队赢了。加油啊，约克队！  
冲啊！

杰克·劳顿朝旁边看了一眼。他穿着蓝色的水手服，红玫瑰丝绸小徽章显得越发鲜艳。斯蒂芬感觉自己的脸也红了，他想起了大家打的赌，看谁能在必修课程上拿第一名，是杰克·劳顿，还是他。有几个星期杰克·劳顿拿到了第一名的卡片，有几个星期斯蒂芬拿到第一名的卡片。他接着算下一道题，胸前的白色丝绸徽章不停地抖动着。然后他听到阿诺尔神父说话了，紧张的情绪顿时消散，脸上很凉爽。他想自己的脸色一定很白，因为感觉脸上很凉。他算不出这道题的答案，不过没关系。白玫瑰和红玫瑰，想来都是很美的色彩。第一名、第二名和第三名的卡片也都是漂亮的颜色：粉红色、奶油色和淡紫色。淡紫色、奶油色还有粉红色的玫瑰一定也很美丽。或许野玫瑰就是那样的颜色，他想起了野玫瑰在小小的绿地盛放那首歌。可是没有绿色的玫瑰花吧。也可能在世界的某个地方会有。

铃声响了，学生们排着队走出教室，沿着走廊朝食堂走去。他看着盘子里的两块印着花纹的黄油，实在吃不下那潮乎乎的面包。桌布既潮又软。笨手笨脚的厨工系着白色的围裙，给他倒了一杯热乎乎的淡茶。他一口气喝了下去。他想，厨工的围裙可能也是发潮的，又或许所有白色的东西都是既冷又潮？纳斯迪·罗什和索林喝的是家里送来的罐装可可饮料。他们说喝不下学校那茶，说那是喂猪的泔水。听人说，他们的父亲都是法官。

在他看来，其他男孩子都很奇怪。他们都有父亲母亲，却穿着不同的衣服，说话的声音也不一样。他好想回到家里，把头枕在妈妈的腿上。但这不可能，于是他盼着游戏、学习和祷告都快快结束，

好早点上床睡觉。

他又喝了一杯热茶。弗莱明问：

——怎么啦？你是哪儿疼还是不舒服？

——我也不知道，斯蒂芬说。

——肯定是肚子不舒服了，看你脸色煞白，过会儿就会好的，弗莱明说。

——嗯，是的，斯蒂芬说。

可他并不是肚子不舒服。他想，如果心也能不舒服的话，自己应该是心不舒服。弗莱明竟然来问他，真是个好心人。他想哭了。他把胳膊肘撑在桌子上，双手一会儿捂住耳朵，一会儿又松开。他每次松开手，就会听到食堂里的一片嘈杂。那声音仿佛夜里火车发出的隆隆声。当他捂住耳朵时，那声音就像火车驶进隧道一样消失了。那天晚上在达尔基，火车就像这样发出隆隆的响声，一进入隧道声音就停止了。他闭上眼睛，火车隆隆地向前飞驰，响一阵又停下；又响一阵再停下。听着火车隆隆地前进，响一阵停一阵，隆隆地钻出隧道，又停下来，真有意思。

这时，高年级的学生沿着食堂中间的垫子陆续走了，有帕迪·拉斯和吉米·麦基，有被允许抽雪茄的西班牙人，还有戴着毛线帽子的小个子葡萄牙人。接着中年级和低年级桌子上的人也走了。每个人走路的姿势都不一样。

他坐在游戏室的角落里，假装看别人玩多米诺骨牌，有那么一两个瞬间，他竟然听到了汽灯的轻唱。级长和几个男孩子站在门口，西蒙·穆南正把级长的两条假袖子系在一起。级长正跟他们讲塔拉贝格的事。

过了一会儿，级长出门走了。韦尔斯走到斯蒂芬跟前说：

——迪达勒斯，跟我们说说，你每天上床睡觉之前吻你妈妈吗？

斯蒂芬回答：

——是的。

韦尔斯转身对其他人说：

——哎，听见没，这哥们说，他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都要吻他妈妈呢。

那些人停下游戏，转过身，大笑起来。被他们这么看着，斯蒂芬脸红了，连忙说：

——我不吻。

韦尔斯又说：

——哎，听见没，这哥们说他睡觉前都不吻他妈妈。

他们又哄笑起来。斯蒂芬勉强想跟他们一块儿笑，但感到浑身发热，不知道如何是好。该怎样回答才对呢？他说了两个答案，可韦尔斯总是大笑。韦尔斯一定知道正确答案，因为他是文法三年级的啊。他试图想象韦尔斯母亲的样子，却不敢抬头去看韦尔斯的脸。他不喜欢韦尔斯那张脸。前一天，就是韦尔斯把他推进尿池子里的，因为他不肯拿自己的小鼻烟盒换韦尔斯那个击败过40个对手的干栗子。那样做实在太坏了，大家都这么说。尿池子里的水多凉、多脏啊！有人见过一只大老鼠跳进那浮渣子里。

池子里又凉又脏的臭水沾满了他的身体。自习课的铃声响起，各年级的学生都从游戏室走了出去。他感觉楼梯和走廊里的冷风直往他衣服里钻，脑袋里仍使劲地想着该怎样回答那个问题。亲吻母亲是对，还是不对？吻，是什么意思？仰起脸来，说一声晚安，然后母亲俯下脸来。这就是吻。母亲的嘴唇贴在他脸上。柔软的嘴唇，弄湿了他的脸颊，还会发出轻轻的响声。人们为什么要用

脸来做这个？

他坐在自习室里，揭开书桌盖子，把贴在里边记日子的数字从77改成76。离圣诞节还早着呢，不过总有一天会到的，因为地球在不停地转动嘛。

他的地理课本第一页上有一幅地球的图画，像在朵朵云彩之中的一个大球。弗莱明有一盒彩色蜡笔，有一天晚自习的时候，他把地球涂成了绿色，把云彩涂成了绛紫色。就像丹蒂柜子里的那两把刷子一样，绿色绒背的是帕内尔，绛紫色绒背的是迈克尔·达维特。可是他并没有叫弗莱明用这两种颜色涂。是弗莱明自己涂的。

他打开地理课本开始学习，怎么也记不住美洲的那些地名。因为都是些不同的地方，叫着不同的名字。它们都在不同的国家，不同的国家又在不同的大陆，不同的大陆在世界各个地方，而世界又在宇宙之中。

他翻到地理课本的扉页，看到自己在上面写的一些字：他自己，他的名字和他所在的地方。

斯蒂芬·迪达勒斯  
基础班  
克朗戈斯伍德学院  
萨林斯  
基尔代尔郡  
爱尔兰  
欧洲  
世界